

世界

名著百部

091

J e n n i e G e r h a r d t

珍妮姑娘



[美] 德莱塞 / 著

伊犁人民出版社



J e n n i e G e r h a r d t

珍妮姑娘



[美] 德莱塞 / 著

王小丽 / 译



伊犁人民出版社



珍妮姑娘 [Jennie Gerhardt]

作 者:[美]德莱塞

译 者:王小丽

出版者:伊犁人民出版社出版

印刷者:河南新乡印刷有限公司

880×1230mm 大 32 开本 10.25 印张 370 千字

2000 年 1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7-5425-0549-1/I.216

定 价:11.50 元

(本书若遇印刷、装订错误可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序

《珍妮姑娘》是本世纪初世界文学大师德莱塞(1871—1945)的代表作之一。

故事是从美貌、善良的珍妮，刚刚满十八岁时写起，她是家中六个孩子中的老大。1880年，这个勤劳、贫穷的德国移民家庭住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城，父亲是个吹制玻璃品的手艺人，现在生病在家，珍妮和母亲不得不去一家当地旅馆工作来养家糊口。珍妮给善良、英俊的布兰德参议员洗衣服，布兰德已经52岁，但是他看上了珍妮，他对珍妮和她一家都很好。珍妮的哥哥因家中缺煤从铁路上偷煤回家。幸亏参议员帮忙，他才免去牢狱之苦。为了感激参议员，珍妮便委身于他。珍妮的美貌、魅力和善良打动了布兰德参议员，他答应和珍妮结婚。然而，在一次去华盛顿的旅途中，他突然急病死亡。

现在珍妮孤身一人，但她发现自己怀孕了。父亲是个严厉的路德教徒，为此把她赶出了家门。可是母亲却能理解她，当她父亲病好些之后去扬斯镇找工作时，便让她回家。珍妮生了个女儿，起名叫维斯特。在塞巴斯蒂安的建议下，全家搬到了克利夫城去找工作，母亲照顾维斯特，珍妮在布莱斯布利奇太太家找了份佣人的工作。布莱斯布利奇太太家的一位叫莱斯特·凯恩的客人发现珍妮很有魅力，姑娘对他也很倾心。但是当一位马车制造商之子想诱引她时，珍妮还是没有让他接近。

他父亲在一次吹玻璃的事故中受伤，双手残废。他们家再次陷进贫困之中，珍妮决定接受莱斯特要帮助她家的建议，可是交换的代价是珍妮做他的情妇，和他一同去纽约，然后把她安置在芝加哥的一座公寓里。虽然珍妮爱莱斯特，但她知道莱斯特是不想娶她为妻。珍妮为了家庭再次牺牲了贞操。珍妮做了莱斯特的情妇后，他给了她们家一笔钱去买房子。然而，珍妮不敢告诉莱斯特自己还有个女儿。

莱斯特后来带着珍妮去欧洲旅行时，在欧洲遇到了他童年时代的

好友,杰拉德夫人,她是位漂亮,有才艺的寡妇,现在仍然爱着莱斯特。

在家庭的压迫下,莱斯特不得不离开珍妮,给珍妮建造了一座,为珍妮的女儿也建了小屋,他每年给珍妮固定的收入。

莱斯特重操家业,娶了杰拉德夫人为妻。在他离开珍妮六个月以后。珍妮的女儿死于伤寒病。

珍妮自称斯托威夫人,领养了两个孤儿。五年过去了,珍妮虽然还爱着莱斯特,但她已习惯了平静的生活。在莱斯特病重的时候,他的妻子去欧洲,三个星期之后才能回来,此时,珍妮开始照看病中的莱斯特,他对珍妮讲,他一直还爱着珍妮,因为家庭的压迫下才离开她的,证明了他们之间的精神结合。珍妮去看装在火车上的莱斯特的棺材,这时她更清楚地认识到人就是一具僵尸,为环境所左右。善良、美丽和道德观救不了人,罪孽和堕落也救不了人。人在本性、社会和周围经济力量的控制下,只是屈从,勉强做一些能做的事。

用小说的话来说,父亲是维持危害人的幸福的社会组织的罪魁祸首,他们代表了旧的僵硬的道德观。

作品对社会和经济问题的详尽描述展现了19世纪末中西部城镇生活有趣画面。

第一章

一八八〇年秋天的一个早晨，一个中年妇女，带着一个十八岁的青年女子，走进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大旅馆里，到帐房的写字台跟前，打听旅馆里有没有她能做的活。妇人身体丰满虚胖，一张坦率开朗的面容，一副天真羞怯的神气。一双大眼睛忽闪忽闪显得很柔顺，又似乎隐藏忧愁，只有那些对于凄惶无告的穷苦人面目作过同情观察的人才看得出来。跟在她后面的是她的女儿，一种畏惧和羞怯使她缩在后边，眼睛不敢向面前正视，这种神情谁都看得出是从哪儿得来的。原来她的母亲虽然没有受过教育，却极富同情心，具备着幻想、感情，和天生的仁厚；她的父亲呢，又特具一种沉着和稳重的性格，两下结合起来就造成她这样一个人了。如今贫穷把她们赶到这儿。当时她母女俩那种穷困窘迫的情况极富感染力，连帐房先生也被感动了。

“你乐意干什么样的活？”他问。

“也许你们这里会有一些洗洗擦擦的活儿，”她羞怯地回答。“我能擦地板。”

她的女儿听见这句话，就别扭地把脸转过去，并不是因为她不乐意干活，而是因为她不愿意被人家看到她们贫穷到非出来干活不可。那帐房先生倒有些侠气，他看见这样的美人儿处于这样的窘境，心里不免动了怜悯之心。看那女孩儿无可奈何的神色，就可见得她们的境遇确实困苦不堪。

“请呆一会儿。”他说，就走进背后一间办公室，去叫女总管出来。

旅馆里的工作是有的。因为经常来扫地的女工走了，大楼梯和大客厅都还没有打扫。

“那是她的女儿吗？”女总管问，因为她从她站的地方就可以看见她们。

“是的，我想应该是的。”

“如果她要来的话，今天下午她就可以来。我想那女孩子也会给她帮帮手吧？”

“你就去女茶房领班，”帐房回到写字台旁边高兴地说。“就打那儿过去，”——指着近旁的一个门。“她会给你安排的。”

上面这一个小镜头，可以说是玻璃制品工人威廉·格哈德一家子的悲剧的顶点。原来威廉·格哈德的这个职业，也和其他的低级职业一样艰难，每天都得管着他的一个妻子，六个孩子和他自己，就靠好运气吹给他给他带来一点东西维持生活。他自己正病在床上。他的长子赛巴斯——他的同伴们把它叫做巴斯的——在本地一个货车制造厂那里做艺徒，每礼拜只有四块钱的收入。最大的女儿珍妮维美，年纪已过十八岁，至今还没有学过任何手艺。其他的孩子，乔治十四岁，玛莎十二岁，威廉十岁，维罗尼加八岁，都还年纪太轻，什么事都不能做，只会使全家生活更加困难。他们所能依靠为生的，主要是一所住宅，虽然已经为了一笔六百块钱的借债押给人家，总还算是他们父亲的财产。他当初所以要借这笔债，为的是想积下足够的钱，来扩充三个房间和一个走廊，以便全家人都住得下。抵押的期限本来还有几年，可是他境遇非常不顺，不但把那准备还本的一点点储蓄用得精光，就连逐年的利息也付不出。格哈德弄得一筹莫展。医生的诊费，房子低押借贷的利钱，还有肉店的饼店的赊欠，虽则人家晓得他诚实可靠，随他拖欠，可是到头来也不能再信任他了。这种种的心事，天天折磨着他，他的病也就迟迟好不了。

格哈德的老婆并不是一个软弱无能的人，曾有一个时期她替人家洗衣服，有多少就洗多少，余下来的工夫得替孩子们穿衣服，烧饭，打发他们上学，给他们缝缝补补，还得服侍丈夫，有时也会暗自落泪。旧店家赊不动东西，她又常得去找较远的新店家，先拿一点现钱起个帐，赊货度日，直到那店家被别人提醒，不肯再赊给她，她又得到更远的地方去找。玉米便宜，她有时就只熬一罐灰汤玉米粥，再没有别的东西，就整整的吃过一个礼拜。玉米粉做粥，总比没有东西吃强，这里面要是加上点牛奶，那就差不多要当筵席看待了。油炸山薯是他们最近奢侈的食品，咖啡就属难得尝到的珍品了。煤是他们拿着桶子和篮子从附近铁路站场的岔道两旁捡来的。木柴也同样是从附近的木料场里拾来得。就这样

他们一天天捱着日子，一齐巴望父亲的病好起来，玻璃工厂早些儿开工。但是到那年冬季快到的时候，格哈德就开始觉得绝望了。

“我得马上跳出这种困境才好，”这是那顽强的德国人的口头禅，但在他那种有气无力的声音里，还是无法充分表达他内心的焦虑。

真是祸不单行，刚巧维罗尼加又出疹子，一连好几天，大家都当她快要死了。她的母亲什么都不管，只是守着她，不住地替她祈祷。埃温吉医生纯粹出于对人类的同情，每天来一趟，给那孩子认真地诊察。路德派的教士翁德牧师也用教堂的名义来给她安慰。他们两个都把一种严肃的宗教气氛带到她家里来。他们是代表至高无上的黑袍神圣使者。那婆子好像马上就会失掉她那个孩子一般，一直悲悲切切地在那小床边守着。三天之后，危险是过去了，可是家里的面包也完了。赛巴斯的工资都已经用来买药。只有煤一项是可自由去拾的，但是孩子们也已经有好几次从铁路站场被赶回来。格哈德把可找事的地方都想尽了，绝望之余，方才想起这个旅馆来。现在她得到这个机会，真是奇迹。

“你要多少工钱？”女管事问她。

格哈德太太想不到这里可以由她自己决定的，可是她既为饥寒所迫，也就胆壮起来。

“一块钱一天不太多吧？”

“不多，”管事说。“这儿每礼拜大概只有三天的活。你只要每天下午来一趟就做得完的。”

“很好，”格哈德太太说。“今天就开头吗？”

“好的，现在你跟我来吧，我告诉你那些洗擦的工具放在什么地方。”

她们这么顺利地被介绍进来的是当时当地一家豪华的旅馆。哥仑布是本州的首府，人口有五万，来往的旅客也多，确是经营旅馆业的一个理想之地，近年来的情况又有进展，至少哥仑布的居民都以此自豪。这旅馆是个五层的建筑，气势很宏伟，坐落在中央广场的一旁，州议会大厦和大商店都在那里。旅馆里的接待室很宽敞，而且新近重新装饰过。地板和护壁板都是白色大理石的，由于常常擦，一直都光耀夺目。有一张富丽堂皇的楼梯，胡桃木做的扶手，黄铜做的横条。大厅一侧有个很显眼的一角，专设一个卖报纸和烟卷的柜台。楼梯拐弯的地方，就是

帐房的写字台和办公室的所在，全是硬木做的隔板，并且有新式的煤气灯装饰着。从接待室一端的一个门口，可以看见附设的理发室，放着一排排的椅子和刮脸用的水盆。门外经常有两三部公共汽车，配合着火车开行的时刻来来往往。

这个大旅馆，是本州政治和社会的第一流人物所住的。有好几个州长，在任期间都把这里当做常住的寓所。又有两个合众国的参议员，每次有事到哥伦布来，总在这里开着带会客室的房间。其中有一个，参议员布兰德，旅馆主人差不多把他当永久的顾客，因为他是本城人，而且是个没有家的独身汉。其他暂时的住客，则包括众议员，各州议员，以及院外游说的人，商人，专门职业者，乃至大批行业不明的人物，来来往往，造成这个万花筒式的世界的缤纷和热闹。

当时母女俩人突然投入这个光艳夺目的天地，就感觉到无限新奇。她们生怕要闯祸，始终小心翼翼的，什么东西都不敢去碰一碰。她们正在打扫那个铺着红色地毯的大厅堂，在她们看来简直同王宫一般富丽堂皇；她们眼睛不敢仰视，说话用极低的声音，等到去擦阶台上和楼梯上那些铜条的时候，她们就都得拿出相当的勇气来，因为做母亲的过分畏怯，那女儿觉得这样出现在大庭广众很害臊。楼梯下面就是那间华丽的接待室，人们有的在闲坐，有的在吸烟，不断的进进出出，都看得见她母女俩人。

“这里不顶漂亮吗？”珍妮低声地说着，但一听到自己的声音就觉得不安起来。

“是啊。”她的母亲回答说，此时她正跪在地上，勤勤勉勉地用她那双笨拙的手在拧擦布。

“住在这种地方该花很多的钱吧，你想是不是？”

“是的，”她的母亲说。“不要忘记这些小角落里也要擦的。看你漏过多少地方了。”

珍妮听了很委屈，但仍旧认真地干活，使劲地擦着，再也不敢抬起她的眼睛。

那母女俩就这样勤勤恳恳，从楼上一路揩擦下来，一直干到五点钟光景，外面天黑了，整个客厅都灯烛辉煌，这时她们已经快要擦到楼梯脚了。

经过大转门，从外面寒冷的世界进来一个魁梧杰出的中年绅士，他头戴缎子大礼帽，身披军用斗篷，在一群闲荡人中立刻显出他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他的脸面属于黝黑而庄严的类型，但是线条开朗，显得富于同情心；他那闪亮的眼睛上面有浓黑蓬茸的眉毛掩盖着。他打写字台旁边经过，拿起预先给他的钥匙，就走到楼梯边拾级而上。

他看见那在他脚下擦地板的中年妇人，不但特地为她拐了个弯儿，并且和蔼地挥着手，等于说：“不用回避。”

可是那个女儿已经站起来，跟他面面相觑了，她的眼光显出她因挡住他的路而露出的歉意和惶恐。

他鞠了个躬，欣然地微笑了。

“你不必劳驾。”他说。

珍妮只微微地一笑。

他走到了楼梯口，禁不住又回过头来侧眼瞟着她，这才看清她那非常动人的面貌。他看出了她那白皙的高额头，上面平滑地分披着两束秀发。他又看出了她蔚蓝的眼睛和娇媚的面容。他甚至可以尽情欣赏她的嘴和她那丰满的腮帮，尤其是那圆浑婀娜的体态，因那其中充满着青春和健康，以及中年人认为最值得向造物主祈求的那一种幸福。他看过了这一眼之后就庄严地向前走去了，可是她那魅人的体态，已经印在他脑海里跟着他一起走了。这人就是可尊敬的年青参议员乔治·西尔弗脱·布兰德阁下。

“刚上楼去的那个人很漂亮吗？”过了会儿珍妮说。

“是的，很漂亮，”她的母亲说。

“他还拿着根金头的手杖。”

“人家过路的时候你别瞪着眼睛看。”她的母亲贤明地告诫她。“这是不像样儿的。”

“我没有瞪眼看他呀，”珍妮天真地回答。“是他向我鞠躬的。”

“好吧，你总别去注意人家，”她的母亲说。“人家也许要反感的。”

珍妮又默默地干起活来，可是这个奇妙世界的魅力，已经对她的感官起了作用了。她对于周围的热闹和谈笑，实在不能不分神。大接待室的一区就是餐室，听那里盘碟琳琅，分明正在预备晚餐。别外一区就是接待室的本部，那里有人正在弹钢琴。晚餐以前所常有的那种悠闲舒适

的气氛正弥漫在那个地方。这就在那天真的劳动女子心中触起了一种希望，因为她年华正富，贫穷还不能用忧虑去全部占据她那青年的心。她一直都在勤奋地擦着，有时忘却身边辛苦的母亲，忘记母亲眼边皱纹密布，母亲嘴里常常要唠叨不休。她看着周围的一切都很魅惑人，她想自己也应该能占有其中的一份。

到五点半钟，女管事想起她们，就来对她们说可以走了。她俩松了一口气，离开那已经全部擦完的楼梯，放好洗擦的工具，就急忙动身回家。至少是那个母亲，她想起了自己好歹有活儿可做，自然觉得高兴。

路上经过好几栋漂亮的房屋，珍妮心中就又勾起日间因见旅馆中的新奇生活而萌动的那种朦胧向往的情绪。

“有钱不是很适意吗？”她说。

“是啊，”她的母亲回答说，当时她正想着害病的维罗尼加。

“你看见旅馆里好大一间饭厅吗？”

“看见了。”

她们经过一些低矮的草房，踩着沙沙作响的枯叶。

“我巴不得咱们也有钱，”珍妮像是自言自语地说。

“我真不知道怎样办才好，”她的母亲叹了一口气说。“我知道家里没有一点东西可吃了。”

“咱们再去看看包曼先生吧，”珍妮大声地说，因为她那天生的同情心又被她母亲的绝望声音唤醒了。

“你想他还肯相信咱们吗？”

“咱们去对他讲明咱们已经在什么地方工作。让我去说一说。”

“好吧，”她的母亲疲倦地说。

离她们家的两段街坊的地方有一家灯光暗暗的小杂货店，她们怯生生地冒险走进去。母亲正要开口，可是珍妮抢先说了。

“今天晚上您肯给我们一点面包和咸肉吗？我们这会儿在哥伦布大旅馆做工。礼拜六准给你钱。”

“是的，”母亲补充说，“我现在有事儿做了。”

包曼是她们家里还没有病人也还不得觉得困苦的时候跟他们长做生意的，所以知道她们说的是实话。

“你们在那儿做工多久了？”他问。

“今儿下午刚开始。”

“您是知道的，格奶奶，”他说，“我是怎么个情况。并不是我不肯。您并没有不对的地方，可是我自己也穷。日子又艰难，”他再加上解说道，“我也得养活我的家的。”

“是的，我知道。”格哈德太太虚弱地说。

她那条破旧围巾掩盖着她那双因做工而红肿了的粗手，可是它们在那里边不安地动着。珍妮勉强闷着嘴站在一旁。

“好吧，”包曼先生最后说，“我想这回是可以的。礼拜六可得请您尽快归还我。”

他把面包和咸肉包起来交给珍妮，又带着点挖苦的语气说道：

“我想你家一有钱，就到别家去做生意了。”

“不会的，”格哈德太太回答说，“您应该是最了解的。”可是她有点心慌，不敢再谈下去了。

她们踏进那阴沉沉的街道，沿着低矮的草房向自己家里走去。

“我不知道，”将近门口的时候母亲疲倦地说，“他们将煤拣回来没有。”

“你别操心，”珍妮说。“要是他们没有拣，我会去拣的。”

“有人赶走我们呢。”当母亲问起煤的时候，心慌意乱的乔治回答。

“但我总算拿到一点儿了，”他又说。“我是从一辆车子上扔下来的。”

母亲只微微一笑，珍妮却大笑了。

“维罗尼加怎么样？”她问。

“她好像睡着了，”父亲说。“我五点钟又给她吃过药。”

一顿食品不足的晚餐正在预备的时候，母亲就走到病孩床边，又照例开始熬夜。

吃饭的时候，赛巴斯提出一个建议。他对社会和经营有较丰富的经验，所以大家都认为他的建议值得考虑。他虽不过是一个客车修造厂的艺徒，而且除开他所竭力反对的路得教义外不曾受过任何教育的，但是他已经饱和了美国人的特色和精力了。人家给他改的巴斯这个名字跟他十分相称。他显得魁梧、勇武，以他的年龄而论他的相貌要算不错的，这正是一个典型的都市青年。他早就有一种人生哲学，以为一个人要有所成就，就必须做点事儿——必须去结交体面社会的阔佬大亨，至少要

装得同他们有交往的样子。

就因为这个缘故，这个青年老喜欢到哥仑布旅馆一带去走动走动。他觉得这个旅馆就是社会上一切有身分人物集中的地方。他一旦有钱买得起一套体面的衣服，就天天晚上混到市面上去，同三朋四友站在旅馆门前，闲荡着，衔着五分两支的雪茄，掸拂掸拂身上的时髦衣服，两眼盯着年轻女人。和他同道的，就是城里的花花公子，浮浪子弟，以及那些到那儿去理发的和喝杯威士忌酒的青年们。凡是这一流的人，都是他所羡慕而要去同他们比试的。看人主要看衣着。人家如果穿着漂亮的衣服，戴着戒指，插着别针，那么无论他们怎样的行为都是正当的。他要做这一流的人，要学这一流人的行径。因此，他那游荡生活的经验就很快使他老练了。

“你们为什么不去问旅馆里的客人要些衣服来洗洗？”他等珍妮说了那个下半天的经历之后就这样问她。“这个该比擦楼梯好些。”

“你说怎么个要法呢？”她回问。

“当然得去问那个帐房呗。”

珍妮觉得这个计划很有价值。

“要是你在那儿看见我，可别跟我说话，”一会儿后他又悄悄地告诫她。“你别露出认识我的样子。”

“为什么呢？”珍妮天真地问。

“嘿，你是知道是为什么的，”他回答说，因为他先前已经说过，她们这么一副穷样子，他不好意思认她们做自己一家人。“你只装做没看见了，听见吗？”

“好吧。”她柔顺地回答，因为他的年龄虽然比她大不到一岁，可到底是哥哥，该听他的话。

第二天到旅馆里去，路上她把这桩事情告诉她的母亲。

“巴斯说咱们可以问旅馆里的人要些衣服来洗洗。”

格哈德太太已经把怎样可以添多她那六个下午挣来的三块钱收入的问题想过了一夜，所以就赞成这个主意。

“这是可以的，”她说。“我去问那帐房去。”

但是她们到旅馆以后，一时没有机会去问这件事。她们一直工作到傍晚，这才碰巧得很，女管事差她们去擦帐房写字台背后的地板了。那

帐房对她母女俩很有好感；他喜欢那个母亲的并不讨厌的愁容，也喜欢那个女儿的姣好悦目的面貌。所以当母亲把在心中酝酿了整个下午的那个问题怯生生地冒险提出时，他就耐心地听着。

“这儿有哪位先生，”她说，“乐意给我东西洗吗？我是感激不尽呢。”

那帐房把她看了看，认出她那焦急的脸上看出走头无路的神情。

“让我想想看，”他一面说，心里就想起参议员布兰德和马歇尔·霍布金来。他们两位都是好心人，想来乐意帮助贫穷的女子。“你上去看看参议员布兰德，”他继续说。“他在二十二号里，拿这个去吧，”他写上了号数又说，“你上去，说是我叫你去的。”

格哈德太太感激得发抖，接过卡片来，眼睛看着她念不上来的那几个字。

“就这么可以了，”帐房先生看着她激动的神情说。“你马上就上去。这时候你可以在他房间里找到他的。”

格哈德太太心惊肉跳地敲二十二号的门。珍妮默默地站在她旁边。

一会儿门开了，满室的光辉里面站着那位议员先生。他穿着一件漂亮的吸烟服，比他们初次会面的时候更显得年轻。

“好啊，奶奶，”他说道，原来他已经认出了她们，特别是那个小的；“你们找我有什么事？”

那母亲很羞惭，迟疑了一会才回答。

“我们来问问，你有什么衣服赏给我们浆洗的没有？”

“要洗衣服？”他用一种特响亮的声音重述她的话。“要洗衣服？进里边来吧。让我想想看。”

他很客气的让开一边，招手叫她们进去，把门关上。“让我想想看，”他又重述一遍，随即把一口乌木大衣橱的抽屉一个个地开关起来。珍妮津津有味地端详着那个房间。壁炉台上和妆台上陈列着那么多的玩艺儿和好物件，都是她生平从来没有见过的。议员先生的安乐椅，旁边放着绿罩灯，华丽的厚地毯，地板上的美丽毡条——这是多么的舒服，多么的奢华啊！

“坐下，在那边两个椅子上坐下吧。”议员先生和蔼可亲地说着，走进一个壁橱去。

母女俩依然惶恐，觉得礼貌上不如不坐的好，可是议员先生已经找了东西出来，重新又请她们坐。她们这才诚惶诚恐地坐了下来。

“这是你的女儿吗？”他对珍妮微微一笑接着说。

“是的，先生，”母亲回答说。“她是我的大女儿。”

“你的丈夫还健在吗？”

“他叫什么名字？”

“他住在哪里？”

对于这些问题，格哈德太太都很恭顺地回答了。

“你有几个孩子？”他继续说。

“六个。”格哈德太太说。

“好啊，”他回说，“那是一个大家庭了。你的确已经对国家尽了你的责任。”

“是的，先生。”格哈德太太回答说。她被他那恳切殷勤的态度所感动了。

“你说这是你的大女儿？”

“是的，先生。”

“你的丈夫做什么行业？”

“他是个吹制玻璃的工人，可是他现在害病。”

谈话之间，珍妮的蔚蓝大眼一直都饶有兴味地眨着。他每看她一眼，她就报以一种坦率天真地和一个不知所措的妩媚的微笑，因此他的两眼也就很难离开她了。

“唔，”他同情地接着说，“那是太糟了！我这儿有一点浆洗的——不
很多——可是欢迎你们洗。下礼拜也许还有。”

说着他就走动起来，把衣服装进一个边上有花的蓝布口袋里。

“你这衣服哪一天要？”格哈德太太说。

“不，”他沉吟着说，“下礼拜哪天都可以。”

她用一句简单的话谢过他，就动身要走。

“让我想想看，”他说着走上一步，开了门，“你就在下礼拜一拿回
吧。”

“好的，先生，”格哈德太太说。“谢谢您。”

她们走出门，参议员就又回去看他的书，可是不知怎么的，觉得

境不宁了。

“糟透了，”他盖上了书本说。“这些人的遭遇真够可怜的。”原来珍妮那种惊奇叹赏的神情已经弥漫了全室。

母亲和珍妮重新走上那阴沉的街道。她们经这一番幸运的冒险，心里觉得无限兴奋。

“他那房间很漂亮吗？”珍妮低声说。

“是的，”母亲说。“他是一个阔人呢。”

“他是一个议员不是？”女儿接着说。

“是的。”

“做有名的人一定是舒服的，”女儿悄悄地说。

第二章

珍妮的精神世界——谁能够描写它呢？现在正给哥仑布这位阔人接送衣服的贫家女子，生就一种非常柔和的性情，用言语是形容不尽的。世上有一些人天赋稟性，来得不可理喻，去得不知所以。人的一生，当他能够忍苦受难的时候，便是一片奇异的国土，一件无限美好的珍宝，只要他们能够怀着惊异的心情飘泊到里面去，那就简直是天堂一般。你们睁开了眼睛，便见一个舒适而完美的世界。树呀，花呀，也有声音的世界，也有色彩的世界。这些，就是他们心中的宝贵遗产。倘若没有人对于这些东西声明是“我的”，他们就会欢快地观赏着，口中唱的歌儿是全地球的人都有一天希望听到的。这就是仁慈之歌。

如果只追求物欲的世界，这样的人差不多照例都要有点反常。那个曾经闯进骄傲和贪婪的肉的世界只会对于理想家和梦想家侧目而视。倘若有人说看云有趣，那回答的话就是告诫他不可闲荡。倘若有人愿意听听风声，这对于他的灵魂固然很好，可是那风声就要夺去他所有的东西。倘若一切所谓无生命的世界用一种非常完美的声音使人迷恋，那人的肉体就要受害了。现实世界的手永远向这种人伸着——永远要贪婪地擒住这种人。世界上卖身的奴隶就是这样造成的。

在现实的世界里，珍妮身上就有这样一种精神。从她的青年期开始，她的每一行为都由善良和慈悲驱动着。如果赛巴斯摔倒，很着急地拚着性命把他平安送到母亲那里去的她就是她。如果乔治嚷着肚子饿，她就把她自己所有的面包都给他。她一天要花费许多时间摇她的弟弟妹妹睡觉，该唱歌的时候她就尽情地唱，还要做一些虚无渺茫的梦。自从她会走路的时候起，她就是她母亲的好帮手。擦地板，烤面包，跑差使，喂孩子，哪一样事她都能干。她虽然也常常想起自己命苦，却从来没有听见她埋怨过一声。她也知道别的女孩子生活比她自由得多，美满得多，可是她从来没有萌起嫉妒的念头；她心里也许会感到寂寞，嘴里却继续唱歌。天气晴朗的日子，她就在厨房里看窗口，渴望去逛逛牧场。自